



自娛集卷之七

長洲俞琬綸君宜著



序

陳古白南園日牋序

余與古白讀書南園三年揚摧今古目示心許
三十一而吾尤師其文其文每成必細心摹
倣之間得一相肖語氣輒驚喜不勝而古白亦
嘗訝其合謂不復可置辨嗣後凡遇坊間謄刻
卽程墨房稿俱不喜覽覽亦不經意惟於古白

文津津也古白又讀書梅花樓又毘陵未必日
與朝夕而吾令人往來索文不絕於道自吾摹
倣以來無一文不歸吾篋囊入吾胷臆也古白
所遺失者吾有之吾所遺失者亦能以記憶錄
寫之共得若干篇私付之梓先是唐君俞已梓
梅花樓日牋吾今所蒐輯曰南園日牋者從舊
合梓名也因以拙撰小題若干篇附於後蓋以
自鳴其師之之苦心得之摹倣者如是非敢言
同調也

子忠無所不拙獨巧於詩予無多讓其拙而不
如其巧蔣公鳴無多讓其巧而不如其拙然三
人大畧無甚異予於世間可謂一無所知而游
情遠思往往有所觸會每讀子忠詩佳句恍若
竊予意中物但予不能暘而子忠暘之是其巧
耳公鳴胷中光怪萬狀或暘之於詩或暘之於
酒或暘之於聲色或暘之於舉子業不如子忠
之獨暘於詩故不如其拙而於世間生計則拙
亦如之子忠不能謀生而窮愁淒婉之變多觸

自妙集 卷七 三
於幽情物候而雜出於詩則子忠之拙所以巧也予與公鳴俱與子忠友予友其拙公鳴友巧而巧拙問蓋有所獨解而又不左於巧拙者則我三人所莫逆於心者乎

談節甫文叙

代陳玉海

予庚戌遊蘓州識節甫焉而其名則耳之久已四方之士動魄悅魂願與之同貌而共氣甚且拾其餘唾成南州之望者不少而節甫猶在蕭蘅間則文與命合乎不合乎節甫不能自信手

是稿以問路於予予讀其文爲之驚詫有如此技可言爲四門闢一字者已覆而求其難遇之故弗得也寧抱癡骨不飾妍皮豈在是與節甫窶人也丘樊自好塊然無徒宦不求金張之援游不求子孟之資爽然曰吾有百丈雄髮頎頎然常在人前絲淚可屑金骨難毀安問長饑渴乎其文大畧肖此襟度風情霜氣綽有張日橫秋之槩嗟乎命不可要也命與之安往不得通不與安往不得窮窮通自有數吾自爲吾文耳

自如集 卷七 四
願與節甫堅此素心勿以一時艱遇顧甘與折
花賣眼者同擲春心也

浦麗江乞壽詩題叙

浦翁無不可忘情者而獨耽情於詩其詩有翩
翩世外之想至道破處真視身如聚沫視壽命
如焦穀牙使讀之者如薰悟香四大可遺矧作
者乎乃一日持壽詩乞小序心竊疑之何道得
微見不透詩與識相刺謬也頃復出詩藁一帙
示予曰天幸假幾年凡如此者又種種矣嘻迺

信翁之不能忘情於壽者固不能忘情於詩也
晚年之詩愈排蕩有氣骨力覆絕詞盡而有餘
神益以卜翁之壽云

歸母沈孺人壽序 代作

歲丁未仲冬某日先中憲歸君次配沈孺人縣
悅良辰諸賓親欲寫西池之頌以壽之而謀於
予予曰是迂而無當不如卽孺人之生平壽之
自昔華閣隆起隔世彌奕卽善貽堂構必有克
襄之者王謝已非燕泥如故卽善襲弓裘必有

克翊之者然此兩大任七尺男子所難而頌婦
德者類爲不情之譽不曰相夫子以啓後謀則
曰勗後人以繩前武母太甚乎求其實甚是者
殆惟孺人予自與中憲定交杵臼迄訂盟林泉
每把酒言譚輒侈有孺人多迷其婉孌不凡之
行中憲曰予曰其子卽藐諸有孺人在其代
政於家則大可觀者中憲內不獨一孺人孺
人實順溫只得封母太恭人及恭人之
權孺人止一子列爲季而閭伍相傳仲季並出

其腹蓋仲出自仲氏而孺人以中憲命撫之幼
而含飴長而和丸一如已子二子童牙嬉戲時
卽以後先之義誠已子令勿踰於是二子相得
甚權而里人亦遂忘其有二母耳中洲河濟之
歲會予執鐸長安天罰我桑梓踵歲菽黍不爲
聞吳之瘁民多有活於歸中憲者予深心德之
久而知是舉誠義出於中憲而卒成於孺人之
所勸勉噫推是而中憲歷仕中外底宦成絕不
以苞苴汗家人所至名聲斐然或荷所贊助多

也孺人刀環旣解惟日抱痛悒迄茲數餘年蒿
牀布茵笑守一室禁足梱外雖蘭茁滿庭脩澹
競進不爲一破顏但切門祚宛然舊物何在日
舉先中憲矚望後人之苦衷言於其子而已令
子素負大志事母尤最孝無不曲意將順於是
愈以其勗勵之語迫衷而勤於學復體母氏之
心善遇仲兄子使與其子同外傳而倍爲鞠養
之孺人愉而曰吾不以異母故薄視爾兄爾亦
能不以兄子故私視爾子爾真吾子矣於是里

人至今相傳仲季俱出於孺人而仲子之子亦
帖然自信爲孺人孫也嗟乎中憲固勇於義者
然世豈盡乏中憲而丈夫子氣或無不繞指於
嬾人義終弗彰令子固善繼先烈者然世豈盡
出令子下或生長豪貴目不睹俎豆之容而荒
於嬉竟碌碌後人故有樂羊子之妻而爲樂羊
子不難有周伯仁之母而爲伯仁也不難孺人
一簪珥倚聲不聞戶外丁承前裕後之任而兩
玉於成果性植與抑讀書了大義而然與孺人

甫五十予以通家誼爲諸君子紀孺人聖善之
一二以觴孺人白日禺中北庭蒼鬱今以往令
子將集百品簪裾進九霞長跼而寫千秋而予
亦爲諸君子操不文之管紀闡德於方來政源
源未有已也是爲序

壽顧雲門序

局促者造物也缺陷者世界也吉與而得凶愛
推而得咎天布也世上數奇命薄如某輩毒濁
沈淪福輕如羽而莫能載良不足齒其壯年金

紫縱橫四方景耀珂里人爭歆之福爭歸之迺
爲子孫奴邀人世升斗髮髡齒殘偃仰匍匐訖
不得休猶之乎據槁梧而瞑也雲門完生少年
負才華未幾進都試造物殆將以人世金紫偃
仰匍匐困公而公灑然弗受吾等嘗曰人生如
公所得於造物獨奇矣儼然以姓名入天府則
鄉紳國髦也耽淫圖史耕烟嘯傲瓶花爐燼自
供亦風人月客也間亦從少年塲陶情歡伯促
舞徵歌亦酒徒芸叟也輕屐濟勝短艇薄遊亦

山翁釣侶也婆娑世上不問生產而福智壽臘
得全於天又安禪散聖也公以是當老而傳而
髮墨齒玉若始孩者而不智者或以斬公一金
紫爲公憾則公之冢嗣久以妙才步公之武曠
瞬爲金門貴賓而仲季亦翩翩如蝟而起則造
物又何嘗靳公金紫哉某等或謬與嗣君商研
席而獲公之愛者或以辱厠姻婭邀寵於公者
或累世交好爲公之子弟者相與謀所以壽公
迺卽公之生平行樂所得於造物者壽公而異

公之諸賢挈緋衣侶手墨勅封悅公以金紫
而公嬉嬉然食天家酒也某等願竊而窺焉

壽張老伯母序

吾兩家累世入金蘭簿矣宜老伯母及縣悅之
辰諸兄弟繪西池爲頌而屬文於綸也其與仲
子齒夙商研席而父事伯氏兄事伯兄弟友季
子諸兄弟與綸同迺以世誼顓悉其內政則無
如綸也伯母相夫子及課伯仲叔季及御家人
大都法主嚴蓋伯氏同吾先人皆有蕭疎放浪

之癖吾先人并不爲家計而伯氏齋用經耗則
壹綜理於內先人有酒狂視官爲浮湛影可以
有無伯氏剔繁劇繇郡歷藩臬約三十餘年而
帷幄傳警紀綱馴戢几令勤於官而道於家責
蓋在佐之者矣先人不喜課兒母課之伯氏亦
然然綸止一人耳伯母多子何術而咸使憫然
修行不矜羞伐且恢奇多文名善所學義不得
姑恤如吾母是以仲子崢嶸頭角矣恂恂若處
子目不及華飾門無襍賓惟吾諸兄弟髮燥時
交十數人時通雅故計亦當年有從墉間品題
者因至今存可耳今伯母春秋七十視吾母五
年以長吾父與伯氏並負才華後先雄飛其貽
貴於室翠帷羽蓋之榮兩不相下綸與仲子季
子同業父書爭途策進則彼此俱有承先之望
可謂匹敵已然吾母未五十卽詠栢舟含辛食
蓼爲母而父需綸於有成而伯氏至於今玉立
豐儀顏酏而體頎方來宦績引於川日而膝前
相繼起者且得邀尚方之宜城進九霞以壽二

日如集 卷一
人則吾母若母縱並臻期頤而壽吾母多矣

壽郭老序

翁春秋七十而顏若酡齒若玉神清而脫形吟而體頽俞子與張子遊望而奇之若何人斯其邃古之遺與張子曰此郭老也其人無綴宅之術而得長年之理如古至人生於芳埃游於大孰此老不能然未請至德而廉於取咎不無嗜好而拙於取盈家以儉饒里以和譽子以教成神以澹休樂山水狎禽魚名花醉客條風快歌

吁嗟乎造化跼跼生於其際者類爲其負之而走以侈望而得嗇以嗇去而得沈滯以沈滯而得萎枯忽忽而適盡者歲冉冉而愈弛者形若郭老者吾知其免乎哉以不可必之耆願食後彘之餘榮不敢邀在天者豫爲翁慶獨登其堂白髮雙脩爛爛蒲膝蹠而前進東海之籌獻南極之頌而翁且遺形放心唼唼焉俯孫枝而酌宜城也其又奚羨乎

壽伍孝子母序

夫漆髮養子白頭依之丈夫亦然况婦人乎少
襁褓長讀書壯有室辛勤勞動以爲子謀半世
去矣及壯而匪母靡依者衰於妻子甚諄語箕
帚幾若路人或貽之憂貽之辱貽之憤恨噫爲
其母者卽維祺何足壽哉愈壽愈囚繫耳伍君
孝子也孝子所致於親者胡可言狀形不足而
聲聲不足而氣氣不足而神神不足而漠親不
知人世間有所謂憂辱憤恨而孝子以爲無時
非憂辱憤恨其親然則人盡母也何獨伍母所
得於天若此厚哉天不能以西籬粟下九年與
孝子而使之貧君不能使孝子如馮唐以孝著
爲郎而使之賤然蒿牀布茵蓼食糲飢自足娛
親何必板輿輕軒嘗君之羨而後爲隆奉哉昔
母有不可爲之疾伍君效崔浩翦髮截爪禱北
極以請命乞以身代上帝假之錫母以上古之
壽而今始六十也淥水奏曲桃花佐觴娛一生
平無憂辱憤恨之母真壽母哉

壽談母序

自好集 卷七 三
憶少年負氣時每遭一蹶亟呼甕頭春歎曰老大不遇退而讀蔡葵汜勝之書無難耳今頭顱古矣顧影此惟而高堂有肝衡而望者不能忘情竟何以自解予生於丙子與節父同春秋吾母半世詠栢舟與太君亦同孤苦母父母師勤劬一生而有子如吾兩人何如無有乎蘓端明送沈逵詩嗟我與君同丙子宛如言我兩人如予僕邀之質不知何底然儉歲之稷寒年之續猶得活吾母節父將奈何節父抱奇貧遇奇困

而才華襟槩益奇然自恨無以康太君而太君固習康成餘業能以青箱隻眼節父信其非長貧賤者於是視蔬水猶柔脆而節父益得安心肆力於文文價貴於四方四方之英無不折節事之且多借其力尺以起聲譽鍊葉裹限日不暇接儼然作文家山斗矣其伯子亦翩翩摩天手也與之同調賡和神鋒雋氣大畧相比用岱擢繇御二龍於長途此時太君欲辭富貴得乎而吾兩人同丙子之歎彈指且天淵矣戊申之

嘉平會太君設悅之辰諸兄弟進千齡之觴而
予爲之文

自娛集卷之八

長洲俞琬綸君宣著

引

會課引 代株按臺

觀風觀士風也可一寓目知之而必欲與士之
性相習則非習其文不可於是焉有會業然而
會業具在習其文久矣而吾所習者猶然風也
則是刻也毋亦脩觀風故事而與士相期乎若
世之僞理學者侈談性命薄舉子業以爲伎倆

也夫指以爲伎倆而理學於是乎僞惟舉業有
弗精耳夫其精者據案沈思神游千古刻畫名
理抉剔道奧以聖賢心發聖賢事此時一具肺
腸純是理窟此非性命誰其性命者而目以爲
伎也恨其藁未脫而聖賢去案尚據而理境昏
科名拾而敝帚棄雖目爲伎也亦宜然獨不思
升堂鳴鼓而談道者橫經拜手整華山之冠發
青谿之諦於謳而玄冥玄冥而參寥參寥而疑
始佃漁六學直追無上奇矣而談鋒寂而講堂

虛禮法收而燕娛處六鑿至而寢兵來則又何
異於士之對題帖暉精理悠然而案尚據而空
睿者乎則士於此不必相非亦不必相慕第不
可不借其鄙夷爲薄伎之言以自警試與子涉
佳山水遇好風月凡賞心樂事每事去而心不
忘况面題矚理聖賢陟降照千載之真源獲本
來之至寶恍乎天游重閭之如故而忍使爲燭
光爲漚影而瞥然而僨然爲蚊蚋相過乎前而
弗見耶夫士也養胎而待用者也胎何果證吾

直謂舉業是焉視爲舉業則雖壁合星稠猶夫
書巖筴塚不幾文肆而質僿誠視爲胎元果證
而三寸竹爲情條一側理爲行葉何必幽性而
玄命碧慧舌之鋒機爲而吾復有惑於談理者
每拈一書自不能爲理外之理而又不欲以餽
釘示拙乃援乙之旨爲甲之疏迤正解而按旁
義要以不便於制舉業爲奇乃士爲制舉業又
窮探性命之微一吐程朱之故而士之知性命
卒未有窺程朱之一班者無乃性命與舉業一
致而舉業之玄竅又不出程朱之齒牙乎請質
之諸士

張仲防稿引

吾翁若翁年齒伯仲也意氣伯仲也杯酒嗚噓
風月疎狂伯仲也所得經奇一時文價伯仲也
及吾與兄年齒伯仲也意氣伯仲也俱有父書
可讀伯仲也遇輒偃蹇計無所之而游成均伯
仲也然吾困於奇薄顧影自憎文章之興索然
惟小題稍喜爲之故與陳古白合刻日牋多半

自好集 卷八
小題至經稊生平無經藁卽有坊刻皆竊古白
文文其陋兄從宦遊多年久不共商此道邇得
經書義二稿大爲叫絕如芳花過目名泉著齒
但知色香不能擬議談經尤直追先儒非不刊
語不道多年何所修爲而所得之奇遂至此若
兄者真能步前武者矣相對話舊不無思先輩
之風流而其子之賢不肖又不甚相遠哉

太淳文引

明淨如粧妍冶如笑飄妙翩綿吾鄉文態也四
方動魄矜羨太淳獨謂予曰吾先年亦好作此
態意思胸中自具大觀乃憑蠅皆爲盼附蠅蠓
而游囿於風土習此小言後予讀書園南室每
出新藁示予殆半菽慳子遇錢甃麝壁惟有驚
歎不知所從適梓人在坐隨付之以榜四方曰
吾鄉固有此雲蒸霞蔚瀾空漫海之文而若爾
動魄而羨者則蝨脛蟣肝薄爲小言不足道者
也

子灝文引

文曲降而子灝生蓋徵之子灝之夢云東壁掌
天上文籍而司人間之貴然人間之貴非其質
也故子灝年少貴矣羣眎爲齡霄上人而子灝
自眎爲鼯壤下物余語子灝曰必處何境乃當
子意子灝曰吾能以揮精劍斷五濁腸矣夫安
得斷五濁事乎噫則子灝所從來可知已故其
奇趣多在碧羅虛落之間其所讀書多好鍊圍
金地之語其落筆運思多出月露風雲之狀率
而有所欲鳴則率而鳴之於詩間抽情杼每結
愁霖大要不可一世之意居多子灝子灝殆欲
以人間苦境苦情謹使金衣雙鶴銜飛雲錦書
爲報三十六皇耶

自引

人生苦境多已至我輩復爲舉業籠囚屈曲已
靈揣摩人意埋首積覆瓿之具違心調嚼蠹之
語兀度蘭時暗催梨色亦可悲已鳥弄春晴魚
翻浪雨人獨無情乎偶輟依吾而咏歌寄意此
亦水冷花笑鼓舞於天然耳迺仰面看梁空齋

踞壁斷鬚擬議嘔血推敲懷曹氏之餘鉛啗唐
人之棄唾竊彼瘠肉餵已枯腸竟忘嘲吟之始
意謂何是自以籠囚之不足而益以枷鎖也予
不能爲工亦政恐其工趣來而成調原無絃上
之音意止則忘言不强曲終之奏或佩纒贈語
或椒醕寫哀觸雲物而書空挽斟酒以濯足聊
率癡傲而已有女子披帷鼓琴作楚明光曰非
豔俗所宜巖谷自娛耳蕭資作畫咫尺內千里
爲遙敬慎不傳曰以自娛也故予亦嘗以自娛

名此藁想月卽是爲月想酒卽以爲酒想歌舞
想山水卽以爲歌舞爲山水始嘗以赫蹏書之
遇人至則疾卷置袖中偶不得已而人見之已
大非吾意乃復謂某字未安當易某字削去某
句當是全璧等語豈不愛我然距之則我負罪
受之則此稿負冤有雙袖蒙耳耳

太淳戲擬十義引

命不可必乎文不可必耳玉良必碎噐完必敝
才美必忌而人盡愛才不必識才盲子布星眎

猶鬼神而堂堂司衡不必不盲予曰雖然必求真命則盲子皆餓死必求真文則先達皆困死姑妄言姑妄聽以命戲遂以戲靈也舉子之彼岸戲場也欲入戲場不飾戲具烏乎能得故九十其儀不如點檢傀儡神哉傀儡酒散局收傀儡不愁明日載燕傀儡復現此天下之至文也遂無處不生活此天下之至命也予不善文能善戲太淳善戲耻爲戲會柯山有期與余同客見余傀儡其形朝戲而出暮戲而入因亦伎癢

而戲爲是是凡五題蓋予爲信安士子左執簧右執翻鼓率一而爲戲者也予因謂曰爲越歌者三百人爲吳儂者一人慮無以相謔遂從而演之演爲十義初猶驍壺累卵戲也漸且戲擲到戲高絙漸且戲乞寒戲潑胡而觀止矣觀者大叫而戲者不言惟張厥海口啞然而笑

王瑞卿宮詞引

嘗戲與友人各擬長門怨十首集漢魏後諸詠覆几間有一語髣髴道過者罰巨觴予罰二觴

自如集 卷八
迺另構新意補之而索然矣九畹示宮詞百首
翦雪裁冰梭雲織霧寫宮掖中芝童桂女之麗
如萬斛金珠恣取筆端而樓東怨居多避前人
齒頰如讐幻出新景以文人錦腸繡肝極宮閨
粉愁香恨必不許後有作者安得長安婦五輪
瓜發諸細嫋長喙與琳池房中並歌使王仲初
費花藥二百詞黯然無色也

林若撫梅詠引

與林若撫結歲寒盟爲千古人懷千古心相期

而不可以相喻落落者吾痼疾也此期一訂於
落落更宜一抹交情類蕭然有寒意於若撫則
尤寒蓋兩寒而寒愈冽也冰入爐火有消而已
必不變而爲火此寒德也濯錦江邊殆與棘門
寒塘徑遠然豈千古懷哉然又不可以不慮若
撫特於湖上作梅詠百品頎然而來以詩擲吾
寥然而去懷哉懷哉其嘯也歌隴頭雲遠花落
春枯千里霜根一函寒意是豈在梅是豈在詩
也

吳康侯文引

康侯喜與諸名士游諸名士驚賞其文席之甚謂足空海內予不信問猶龍猶龍云未必然壓倒吳人士矣予復不信問愚公愚公其師也故爲抑康侯語謂堪壓倒吳下諸年少耳予曰何易視年少文固年少事也意興佳情致濃名理淺故其文顏芳而意喜不可強也如寒塘古幹不旣傲然遠秀而非鄰以花榭傍以名石蕩以春風樂以詩酒坐以美人過者不一懋於其下

凡此盡得之年少吾輩不能矣康侯飲日月之華而生生具繡腸腕多僅采信與諸年少不同然春風花榭奇石美人得之天不繇師傅至其蒼然之幹深本發長茗似從風霜久鍊而成者則師之功詎少哉而嗜與諸名士遊亦不無畀云爾

張伯雄選許子遜稿引

元局元度元脈凡會元類得之然不善學者類病枯寂庸淡蓋猶是人間藥草固能卻病亦能

殺人子遜於局與度與脈之外別有仙采其行文在水雲邊驂鸞馭虬萬里蒼茫睫眼徑度不問善學不善人得之如服碧奈花琅玕實南燭草久而身輕但恨人間不可多得吾方恨其少而伯雄猶以爲多去不當已意者而僅存若干首可謂去形存聲去聲存氣去氣存神去神存漠觀伯雄之選而伯雄之造可知也識道之年顧若是蚤邪仙乎仙乎子遜風扶肘下白日飛昇伯雄褰其衣不久將亦飛去吾願爲伯雄雞犬不得已

刻時稅自引

茲集凡三百篇友人曰過多矣盍善藏拙余曰此薄情語也凡不得意文皆思路不開時所作蹋壁苦唸燈昏據案神瘁欲僵氣憤欲淚如此苦境諒我與子俱嘗過矣才不才皆吾子也秀穎者吾愛之彼以驚而受賤憎惡不已繼以敲朴吾憐之吾於憐之者尤睠睠焉

宛似歌引

原博之與楊郎善也起于手語色授相得於吳
舳杯酒間酒罷席茵苑陌低板輕喉翦水酬唱
已而唧唧附耳者久之竟不知作何語今繹其
詞意蓋語此後及期如楊楊嬾容素琴以俟共
載橫塘畱三口辭去曰相與之私何厭久長然
泥塵委質搖艇月中當在何時周感其言許荷
衣一解卽金屋置君楊謝曰願得一言以券乃
爲是歌備寫其初終合離之况云

打棗竿小引

街市歌頭耳何煩手爲編緝更付善梓若欲不
朽者可謂童癡吾亦素作此興嘗爲琵琶嬾陸
蘭卿集二百餘首間用改竄不謂猶龍已蚤爲
之掌錄甚富點綴甚工而蘭卿所得者可廢去
已蓋吾與猶龍俱有童癡更多情種情多而寡
緣無日無牢愁東風吹夢歌眼泣衣吾兩人大
畧相類此歌大半牢愁語聊以是爲估客樂每
一宛唱便如歸風信鴿平時闊絕者恍然面對
天下多情寧獨吾兩人乎如以春蛙秋蟬聽之

自妙集 卷八
而笑爲蚩鄙笑者則蚩鄙矣歌不足傳以情傳
巴歌櫂歌踏歌白苧歌吳歆歌或入琴箏或供
詩料至今有其名是豈在歌也

題跋

題日方越吟

千里命駕或芬月也興盡輒止畢竟興淺何言
此處同風月薊北江南萬里情所同者風月耳
灘塹流逆山深雲凍新兒在室游子思歸風透
紫蕉爐寒羶帳其睡中來乎當亦奇夢非夢矣
吾以爲夢也蘭塘棹弄因奇夢而有奇吟以奇
吟紀奇夢夢破而吟杳司香送果者亦懷而去
乎月落潮平是去時誰作此斷腸語又惡得不

自娛集
以為夢

題畫卷後

友人題劉先生畫卷示予乃畫唐人成句凡唐
句有卽景賦景有借景賦意芳陂玉澤雲樹烟
山快風涼月景也中有遠情不可言而言于言
外意也意可畫乎予每披一圖恍然以為是詩
徐復按圖求句友不相類嗟乎神手矣句中所
有畫無有句所無有畫有之不傳景而傳意神
手矣

自娛集卷之九

長洲俞琬綸君宣著

祭文

祭張幼于先生文

公於先子稱忘形而於綸復稱忘年綸何人哉
而迺與忘年亦足以見公之奇公一生奇而死
更奇閭里接公之奇狀百出無不怪而笑公言
及公之死又無不怪而笑公嗟乎不知公而但
見公之狀與公之死烏得不笑何怪乎里人哉

自如集 卷九
然則公之死當惟是風雲帶憤泉石下愴不復
可於人間求痛公者乃一日遇東浙人數丁相
與集舟中齒及公之死一人云太白扶風豪士
歌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不意爲
幼于草堂作讖因數人相對垂泣綸以爲皆公
生平交也而曰曾未獲一識面噫此可見公之
爲人不當於奇不奇間求矣

祭黃麗江

代歸郎子

時女夷之司景兮公獨懼霜秋之玄月覽翳鬱
於修岡兮風淒緊而傷切聽華亭之鶴唳兮度
蒼山而聲咽撫長劍而興嗟兮緬懷公之遺烈
生得五茸之秀穎兮礪山川而涵蕩攄才采以
紛綸兮擅斯文之龍象甫弱冠以登朝兮聲颺
舉而雲上紀歷仕於中外兮賁瑤琨以篠蕩普
彥謙之惠化兮醉彼民以春風兩珥筆以升闕
兮肅桓典之豹駟及佐馭以前驅兮有潘尼之
靖共秉操目爲清卿兮抵宦成以無營有偉人
之卓度兮噐沉泫而莫測進鞭雷以駭電兮退

自好集 卷九
潛虬而泯迹辭日月而耕煙兮讀怪書以消寂
集玄圃之長蓀兮採南國之蘭茁美絳趺而朱
萼兮何葢葢而蕙香奮摩天之羽翰兮竊上府
之球瑯寧獨貽謀以大門兮尤且危扶而義匡
爲我梟之宰粵兮伏塊壘於谿旁伶仃藉以獲
蔭兮感澤及於枯骨每一食而三祝兮胡舍我
而奄忽雖形化而神存兮望金鑣而莫卽謹致
辭以鳴痛兮淚與情以無極

祭何鳳老

於惟我翁古貌樸心和於春靄朗於雲泔高情
霧薄篤義淵深丘山一諾重於千金緝柳編蒲
少有書淫秋風不利困於青衿遂遊國學俄廁
宦林然而仕宦實非素襟貳宰仁和琅然鳴琴
仁和之衆沐其膏霖參軍南粵骨益嶷岑清白
自愛上僚所欽僊客散吏鮮不牟侵世尚容我
孰肯投簪翁乃灑然懸輿高吟卓哉古賢迺得
于今菟裘自樂庭柯蕭參秋花貢妍春禽送音
兒孫衆多顧以自歆兒孫遭遇聽其浮沉翁之

仲子爲國之琛始分研席旣結姻紉私爲翁喜
寵命將臨胡爲遽逝邈不可尋先輩凋盡痛極
而啗聊薦短章用將菲忱

奠宋翁

吾儕與翁子汝章同研席因與其兄弟並爲垂
髻交卽最後者亦不下數年而翁未嘗不撫而
厚期之乃迄於今懷刺做矣錐囊無恙豈翁之
心哉吾儕亦竊有以期翁者則汝章一朝摩天
去被綠雲衣集雕輿之侶爲翁寫千秋尊也嗟

乎某等拙斲餘年猶不惜蜿蜒壁上枯其身以
副翁之期而所以期翁者翁遠望望然不少顧
邪翁性溫煦和霽開豁溷塵襍而靜躬奇羨而
恬操纖儉而雅際有無多寡而寬大過人徵貴
徵賤伍競巧之場而養疎拙吳趨薄俗閭市尤
甚而穆然有遠古風如寒塘老榦樹之穢塗的
皦固在也汝章諸賢復競出筭筭畏佳以演其
盛翁曰謂連理何獨俯此繁森也遂翦一枝續
棠棣之後是卽吾汝章汝章事翁不以是故小

自好集 卷九
減二賢此其無窮之心期以富貴翁者豈反出
吾儕之所期翁者下哉學不汝章而尊榮其親
壽逾翁而食子之報世復不少而獨靳於翁茫
茫蒼天胡以問之橐挾良金寧終歌玉席帽有
日離去獨奈何無以解生前之顏而僅得傲有
子於地下也豈所以爲翁期者乎

祭傅子晉代

嗟乎子晉翩翩玉人年少勇修孝友特聞時未
總角登高四驚才名鬱起雙掌蛇文挺之有兒

咄咄琪琚撫爾噐愛曰吾家駒吾子何人竊附
尻輿意氣相許文章夾礪寧直姻婭兄之與弟
猶夫若翁與我交締嗟我兩人共期白首爾輩
定交甫離杵白瞬息幽冥負此良友才情何在
幻結蒼烟彩毫繡腸散作芊眠邈矣高誼還付
雲天嗟乎子晉鍛鱗摧羽生也何來長白山王
死也何歸修文紫府空羣神駿歿亦槽竒悲哉
若翁何以自怡繁英森森剪其長枝繞膝二華
一歸草露矧有弱孤呼母而父覩彼燕樓淒風

自娛集 卷九 五
黯度謂而躁薄性質溫只謂而神畱玉光豐起
反復靜思而無天理豈其芳名鬼神所忘劍光
永埋文星已墜四方之英悲歌聚涕余奚若人
曷勝痛邑有淚可枯情其何極灑酒爲文吾子
與側

祭楊培之

嗚呼楊子白晳少年白晳不難子才則仙我之
與子若兄與弟弟上偶一對面躍然而喜言語色
笑忘其所以人皆謂子尚有稚氣子非稚也以

世爲戲且戲且厭并世亦棄人孰非戲子戲獨
短雪泥宛然飛鴻則遠嗚呼楊子泡影夢幻白
雲去來虛風聚散痛子腸裂欲狂欲死雖不能
死病狂不已狂與稚較大約相屬子稚我狂如
笑如哭狂發之中楊子在目

祭歸爾昌

嗟乎予於爾昌誼屬傅肺故爾昌死造其堂而
悲者如市蓋悲死者之窅然而吾獨悲生者之
莫倚顧此瞿瞿失怙藐諸弱齡髮髻而毀容不

三十而崩城是予之何人而寧不傷情傷我情
惜爾死少秀穎而稱僕僕咸以凌翔之器相屬
許而卒不能天實與之痼疾而摧其羽形則痼
神則智六年以來惟臥而治靡不關掌而籌計
瞰室之鬼宵媾之狐歛容而避吁嗟乎傷情參
華構堂一人柱撐丈夫所難而以遺榛筭之婦
苦塊之孤何以克能生者躬儉而操瑟不如死
者之蘭膏而鼎食生者勤斲而苦夕不如死者
之高臥而指畫是予之所泫然悲而當亦死者
之所哽咽而咄喑錢鏗之壽不可延陶白之積
不數傳幸有子其翩翩美頭角其軒軒撫帷牆
而喪所天可以俯膝下而娛未盡之年惜餘年
之莫度不若和膽而勤爲助慨奉匱之惘然不
若易書而嚴爲詁孝子懷親而永慕不若規行
而矩步大宗祊兮有人用起泉臺於不暮

祭申晦之

某年月日晦之卒結衾蓋冠棺卽人世者及月
于茲矣姻弟某以庶果清醕造寢門而哭之於

自好集
乎晦之竟沒耶余季女弟甫悲獨旦姊氏嘗憐
而憫之而亦踵而懼此凶邪言思爲位之哭不
越月而再舉吾生寧已而堪此里中舉高貲巨
藏輒首歸金門鼎貴輒首申謂一氏二女肩齊
而得所歸矣孰謂負薪鹽井之婦所未嘗之苦
情亦肩齊而受之乎然而姊氏校甚已子昆衆
多撫諸弱孤而需之有成筋力易銷肩力未息
也白髮尊姑晚晚而負建鼓代子爲色養者豈
宜復重之以戚吞淚而進之柔脆以貽死者安

也又所極難晦之才華重於士林元龍氣橫中
原簪筆掉頭可竢爲其內者不能無匹貴之想
而芸牘風牀聲華草露復何以爲情晦之士之
賢者也才健而行廉質謹而文愛雅嗜讀書學
日積孝友篤隆家日輪趨步繩尺信義以與友
日譽高誼不減杜季德日聞欽然虛懷日不見
華軒貂冕之貴而醇謹善下衆日附性質闇素
無所異好門故無雜賓志不在封殖旬修月會
之事多所弗屑家故無紀綱之輩天無親善是

親種德如是將邀天之寵寧有旣而竟沒邪人
生至死真性具見晦之將貝含家人固請其遺
言乃一無有而惟命名其幼子益信其磊落寡
營垂死而胸中無物廓然獨見其大棄去人間
直猶影蛻泡化可謂識理而通于命者矣而亦
動情于生者之無依仰天夢夢蹋地而無從者
乎天奪其壽不能奪其後斬于其身不復斬于
其子孫晦之良可無憾而余所不能解于蒼蒼
者獨修短榮戚無私厚薄廼亡棲失浪之悲竝
與我二發是果有知而然無知而然所欲叩玄
關而問者也重泉杳然文縮而情永於乎亦少
鑒之

祭薛雲舉

予從己亥秋見子之文而驚歎爲清才也廼因
子之友納交于子不謂一知聞而開心寫意如
雅故也子得不可爲之疾久矣卽子之友亦每
歎非到頭之交而予弗忍信及將入白門探子
肥瘦則重衾之外絮絮可骨而數也握手言別

自如集 卷九 九
涕沾翰衣子因視手曰從今一分不可復攜矣
舟已隱而脰未悃疊猿送聲青山答響無非子
也此江濱洲島之神之所鑒乎初入都卽寄言
歸風問子之飲食子猶得感予意而增悲也不
數日復有遺問而子已不活矣子生也月而孤
子之母三年懷之十六年撫且教之迄于今而
所望于子者無不至也善文者必達理達理者
通於命子固不以死生壽夭責于天而子之母
則不能不以死生壽夭責于子是二十年以來

子之母不幸而壽不幸而有子也嗚呼惜哉

祭陸冲宇

申詳哭言思而爲位非禮也吾故不能爲位而
奠君以生忝遂白其衣冠爲之經而脫絲屨造
君之廬哭君于寢門之外恨不能披君之幄卽
君之楮哭罷乍而降見君之子長而杖哀莫能
狀少子甫三齡亦瞿瞿而若望君之內人榛筭
而毀容情欲死而聲哀吾不覺泫然再哭女子
寄父母而嫁爲歸君之內人歸君三十年日望

君膺寵而蓬輝且白首而齊眉今也何爲空付
之夢回胤子笑笑誰爲怙長而讀書誰爲詒天
下寧幾魯九子之母而師柳仲郢之母而父人
皆笑君之文爲庸材爲散材應淪落乎灰埃不
知世上之材何必不庸不散而後躋乎雲階則
君之不遇實可哀望君如懵懵卽君也冲冲若
嬰兒之未童世盡如君吾復覩夫羲皇以上之
風胡爲乎遭天之不仁而備諸人間之五窮且
不盈五十而云終

